

金華黃先生文集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續藁十

記

化城院記

仙華山化城院者僧法空之所創也山之東隱君子方先生居之先生歿葬山之北院距墓一里而近邑士與先生有雅故者以空嘗從先生游相率即院中祠先生且以門人翰林待制柳貫所為銘刻寘祠下而院之構興顧未有所登載潛忝及先生之門故先生之子樗來為空謁記誼不得辭按圖志仙華山在浦江縣北高百五十丈周二十五里列岫如屏障中為風穴古仙人上昇處有壇宇在其下云先生游錄稱自巖腹望峯頂丹光閃閃如寶蓮花稍進至仙壇前峯聳削離立東一峯折裂數百尺俯視如池又東一峯如削循其罅而上踰石嶠如戶限北

下如井折而東至第五峯之背有石室可坐數十人又東為中峯下睨烏傷東白原隰聚落如碁布其北諸山與新定接又一峯在其東極峻絕不可攀緣而第二峯懸崖千仞有穴深黑風薄兩崖上出草木皆動凡先生杖屨所歷較圖志所叙尤險怪崛竒誠天壤間勝槩也空受業於同邑皇安山之普利院而徧游浙東西州求善知識咨決心要旣而充然自得浩乎其歸叢林虛席屢以名剡上皆避不就恒惴惴焉恐退藏之不密愛仙華之秀異將卓錫其中乃由北麓披榛荒而入得幽谷直東峯之下窈然靚深遂剪荆棘結茅以自庇劣僅容膝名之曰雲巢無登陟之勞而有宴息之安以為若是不啻足矣里人朱仙亦先生門人與空為方外交歎其自處太褊陋首捐田為闢基址而同里樓億為作佛廬齋寢庖福龍峯主僧永鎮尋輟田若干

畝畀之而空之師清衍暨好事之家又助以田若山園總若干畝更其故所名雲巢曰化城精舍空因建鍾樓門廡益置田若干畝為久遠計易精舍之號曰化城院於是帝師為降法旨加護焉重紀至元之五年夏五月也至正改元之二年秋九月空復與其徒道元本覺撤舊屋一新之自大殿至齋堂寢室兩廡三門悉同巨刹之制佛僧之奉無不備具茲山之面目亦軒豁呈露先生向所覩怪奇壯偉之觀可不煩舉趾而坐致也盖空之勸游而返乎故山志在遺去翳衺探幽擇勝以佚其躬而已未始即人而人自即之用能建置成立如此已無愧於古之有道者而空又能以其餘力與先生周旋於文字間其名固當配先生以傳如廬陵之有勤眉山之有潜相為不朽安用區區以丹青土木之美相誇詡也哉姑記其作始之大畧俾來者無

忘所自云爾空字無相族吳氏先生之祠事自有述茲不書

聖壽院記

聖壽院在義烏西四十里故號龍壽宋治平中乃界今額大觀間更為十方禪院歲久弗葺掾毀墜藩拔級夷敗屋數楹不庇風雨荒基斷礎四顧寂寥盛衰固若有時而山川之勝初無今昔之異特以地勢僻絕非尊官富人輟迹之所及而其徒又蓄縮不自振日益散落故雖遭逢聖教興行之世莫有以為意者泰定二年秋千巖禪師來自錢唐愛其岡巒秀潤水木清深始度隙地結茅而駐錫焉緇素之侶嚮風坌集座下至無以容其居而給其食僧法聰德超慨然出山叩諸有力而好事者於是齊郡太夫人張氏首捐金為買田若干畝里中一二大家樂聞之爭治材礱以復其故宇佛殿則樓君如浚山門則樓君一

得法堂則翁君弘道皆獨任其費妙相中嚴威神外護安奉有儀瓜華幡蓋器物之須設置如式且各助以田二十五畝有奇既而一得之子某為作僧堂同郡善女徐氏為構鐘樓由丈室至左右兩廡庫堂齋庖溜室之屬則合衆緣以成之效奔走經營之勞者僧德義尼慈壽也禪師之來至是凡十有五年而其法之所宜有者靡不畢備規制之廣則視舊有加禪師為而不有擇上首弟子俾之住持承其付託者亦能負荷而無所係吝不以輒謝事而退自壞空成無用貴絕照祖龍門省無礙了逮今滅宗繼已六傳矣繼謂予曰在吾教中聚妙積土無非佛事法施財施寧有差別請為我並誌之於石庶幾來者不昧所自而思所以報稱焉予聞禪師以筭提直指普對羣機不起于座而道價之重傾動遠邇宜其以壞為成無難也有能於禪師之

道一念淨信捨諸所有而不自以為德豈易然哉庸因繼之請
據其所述而悉著之使刻焉禪師俗姓董氏名元長蕭山人說
法嗣中峯和尚云

上清資聖院復田記

資聖院在義烏之西鄙距縣四十里而遠又西僅一里所限以
谿水則鄰縣金華之境也院故有免科繇之田八十餘畝香燈
之奉湯茗之須恒患於弗繼雖欲侈大其居而不可得當

天朝像教盛行之日猶因循自守未有乘時振起之者僧冲意
首殫其勞勩經營積累以大德二年購金華田百四十餘畝將
儲其歲入備土木之費以增新乎舊觀有志弗遂遽以延祐元
年示寂承之者不念厥紹盡取意公所遺契券私鬻於其縣富
人之家為直以錢計者八千緡奉定三年也僧嗣宗亟訴予有

司而異縣莫適統壹臨之以監司院守久且不決張君自誠家
金華與院密邇力為之援元統元年始克竟其事令以田復入
于院而反其直向之冒受錢者或已物故或毀其衣而伍於編
氓或單乏無以輸所負張君為扣已素悉代償之以弭其爭田
乃卒歸蓄聚既日充遂以至正二年重構大殿它工役次第畢
舉於是宗公前一歲已逝張君後一歲亦不起僧德潤謀於衆
謂後之人賢否未可知契券傳藏之不謹或得持以售於人宜
廢勿用而列其田步畝園囿號鄉落之詳總為之籍刻石廡下庶
可圖永久僉以為然爰狀其顛末介同郡汪君祀求予記之資
聖以甲乙次相授非十方叢林衲子之所附集而荷負其事者
代不乏人意公開拓於其前宗公規恢於其後潤公又汲汲焉
為異日之慮而逆防其未然是皆不容無述矧茲遐方僻壤墟

里之間無尊官貴戚為之憑藉無大商豪民為之欣助獨賴張君以一鄉之望左右外護且不愛其所有以為成就利益之勝因詎可無以登載而使來者知所自乎白樂天有言記者不惟記年月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今之為其後而居游食息於斯者苟能推往事得失而明興廢之由鑒前人功過而存勸誡之實相與扶植數百年之基緒俾弗墜益隆以為壽國福民之地則張君之惠為無窮而予之記不為徒作矣舊記稱後唐清泰二年順德大師道愆因古伽藍遺址建院號上清宋天聖六年所賜今額蓋郡人兵部侍郎胡公則守杭時為住山贊寧僧統移書州牧而得請于朝郡縣圖志並云院創於僧澄皎被賜之歲月亦不與記合傳聞之異辭非田事所係姑寘勿論以俟博洽之君子考正焉

半山報寧寺記

報寧禪寺在今集慶路上元縣之半山集慶於宋盛時為江寧府丞相荆國王文公之父楚公終於江寧倖而葬於鍾山故荆公往來鍾山最久其國屋在白下門外康樂坊謝公墩之側者不設垣牆依林樾為屏蔽密邇通達而四無人烟境尤清曠鍾山抵城十有五里至此適當其半所謂半山也荆公初由外制出守江寧及兩去相位又皆均逸于江寧視江寧猶鄉郡因其園屋大治居第距捐館前二歲乃請于朝施為僧寺詔如其請而錫以今額元豐七年荆公親製疏迎致文禪師來蒞法席是為開山第一祖暨第二代寶禪師咸克紹隆宗風為世師表地以人增重而半山遂齒於大叢林寺基為畝八十環其旁之田園陂池為畝二百其在句容烏江兩縣者為莊五皆瀕於大江

潮次之所齧蝕歲入田租無幾經用所資惟太平青山莊之田出於荆公長子雱之婦蕭氏者為畝一千自始有寺至

國朝重紀至元之五年凡二百六十有六載自文禪師至古潭龍凡二十有四傳而寺以災毀古潭首作法堂兩廡俱未就緒而逝至正二年信菴孚嗣住是山毅然以興復自任顧其恒產僅足具華香糜粥而丹青土木之費未知兩措乃焦心勞形敝衣糲食銖積寸累以庀工役三年建大雄殿四年即方丈造千佛閣至十年而山門僧堂庫院悉成倉庖福之屬亦次第畢脩屋以間計者總若干上棟下宇各中其度斲雕藻績煥然聿新金相玉毫妥奉如式其宏麗顯嚴有加於昔固多矣繚以脩墉陞以嘉木創康樂亭而重刻謝太傅像於其上文禪師僧史有傳寶禪師語錄有序并刻置寺中則昔所未有而今乃有之

爰以狀俾上人密詣介御史濟南張公來徵文以記其歲月竊
荆公記揚州龍興講院亟稱主僧慧禮能以廢為興而歎美其
材信菴咨決心要於咲隱訢公而兼傳其文印嘗居龍翔第一
座村望素著經度營構之功直其末耳使之獲從荆公游則所
以稱美之者當何如哉九原莫作猥令晚生後出以年侵學落
之餘承乏記茲盛舉宜乎汗顏縮手筆屢闌而不能下也然以
詣不遠千里涉重江而來旅泊幾三閱月必欲如其所求而後
已不得卒辭詣亦入咲隱之室者於信菴蓋同門也

淨勝院莊田記

凡佛者之居曰寺若院有甲乙次相授法田廬貲蓄器械百須
之物悉得以為世業傳子若孫其成之難而保有之不易與齊
民之家固無大異也然人之子孫不皆才且賢而佛氏之子若

孫率以義合必擇焉而得其人乃以畀之故其傳往往至於千數百歲而不墜世家大族弗如也迹以所憑藉以求久者存乎其入爾顧豈有它術哉婺州城西南二十五里其山曰石門前臨陂水陂之大可五百畝水乘高而下者三級其旁之人或稱之曰龍門云有為佛廬於其地者曰淨勝院舊記以為建於吳赤烏中始號尊勝宋治平間乃更今名而又以為車騎將軍張公施地所造越之天章光遠法師實為之開山按天章勅於近代謂開山為光遠則院不必肇於赤烏車騎將軍官廢已久謂施地為張公則主是山者不必昉於光遠是雖無所於考然自泊平賜額迄今已二百六十餘年矣先是衆幾千指後多散落其存者派別而三勢分而力單穹壖遽宇日就摧圯

國朝至元間住山仁體始合其三者以為一未及有以振起之

而逝嗣主院事者一真為購田若干畝俾食其什之七而別籍其餘田以資營繕之費法堂兩廡觀音殿甫告訖功會廣教虛席江湖道俗推以補其處繼之者道勤益購田若干畝循舊比分以給其食及土木之須山門鍾樓羅漢堂方丈之室次第畢備院之耆宿若初若宗若靜泊好事之家前後捐田為助又若干畝其傳以為世業者視昔有加焉靜之孫偉辱與予游爰伐石而以勤之命來謁文為記夫能以止為存以廢為興者豈非得其人而畀之故歟雖然此世間法也窮千萬億劫而無增減成壞者蓋不即世間亦不離世間是固不待記予亦安得而記之姑因其所欲言者叙次之如此

福春院記

凡浮屠氏之聚必有穹墉奧屋食飲百器之須大抵資於王公

貴人而後具不然則夫婦之愚牽於其說而相與致力焉者也
若夫冢間林下窮居獨游未嘗以其事匱官勤民而能熾然有
所建立可不謂難矣哉世儒恒譏其徒取於人之厚以為古無
有是彼亦見夫飛竒鉤貨者為公私之病已甚而弗深考其人
之不必皆然也吾鄉有為浮屠之學者曰從起少受業金華之
妙善院晚乃卜地於縣西若干里而為屋其處以間數之得四
十有五門廡殿堂庫庖廡如式備完請于所司揭以白沙福
春院之故額率其衆入而居之且約以甲乙次相授既又買田
若干畝山若干畝於是奉養之物不俟外求而具經始於大德
之四年而卒事於泰定之二年總其費若干一出於起蓋起之
名未有聞於時而其言又非世所傾動第以食淡衣麤旬積月
累以及有是此予之所謂難而得後人嗣守之勿壞尤難也是

不可無述其以書來為起請記者又予友張君子長也張君儒者慎許可亟稱起之為而無譏焉可記也遂記之

經藏廣福院記

婺之蘭溪經藏廣福院在州東一百三十五步故為聖壽寺之水陸院寺創於梁至宋號聖壽而水陸之為院莫詳所始歲久院廢天禧中藏休禪師來自餘杭得其故址肇建伽藍同郡金華曹仁壽尋為置經造藏因命曰經藏院殿中丞知封州史溫為之記當寺沙門有交集王右軍書以刻焉治平末賜聖壽額所以為佛僧之奉者猶缺如也政和間寓公贈少師吳點首輸財倡衆買官民田總若干畝創置兩莊由是華鄉之具糜粥之須隨取而足孝宗時避光堯聖號易名廣福去

國朝至元十三年院毀於兵二十八年其下院白蓮堂比丘普

資觀其爲荊棘瓦礫之場已逾一紀未有任起廢之責者則去其故廬挈徒衆及衣盂之貲即藉墟治院宇合經藏廣福以爲號仍以族父王氏所遺田塘園地歸之其徒推本所自尊爲重興之初祖且請于有司必其子孫乃得佳是山第二代奉譯嘗募州人郭淳飾像設之黠昧者葺殿堂之摧侈者第三代永紹暨前住顯教永膺又理土田之冒沒者前住連雲屨中於資爲五世孫以某年嗣爲住持能不受其所有以續前人之遺緒郭氏四子亦承其先志同力欣助焉經藏有殿中爲一柱兩輪棲甌輪間而實以黃藤赤軸悉如其舊齋堂庫院兩廡三門至它屋室次第畢完懼來者無以究知廢興之故爰買石屬予記之予觀天下名刹其先必有靈異之蹟故動乎斯人是以聞者心鄉往之過者低徊而不能去茲山獨以好事之家寶其石刻而

經藏之名傳於四方翰墨誠儒者餘事未可忽也顧此猶其細耳儒者謂古人得見書甚難而其士皆非後世所及今之書益多且易得而學者日趨於苟簡嗟夫豈惟儒者為然哉考之舊記始自東都浮汴涉淮踰重江行二千里之險函經而來費金錢至二百萬非若近世轉相摹刻流通之廣不難致而易忽也夫欲求魚兔必有待乎筌筥第一大藏教佛學之筌筥也今之經藏既已一新為其學者有能從教起行無謂佛法不在文字而務馳騁於空言斯不負置經造藏之初意矣然則其徒所宜知者奚止廢興之故而已乎敢緣記事併以是告焉中字無外族盛氏說法嗣徑山虛谷禪師

密印院記

婆之密印院實晉義熙中仁肇法師卓錫之所舊名永福宋大

中祥符初始易今號慶元元年秋燬于災僧法威慨然以興造
為已任亡何威逝而如解嗣力倡衆成先志積五十稔院以復
完且益置田二百畝鄉先生王君桐記焉先是士大夫避兵落
南者往往即其處為寓舍地之入於民家以尺計者六千六百
九十其存者為尺厓五千八百九十圖籍備在莫敢質也

國家奄有南服法幢所建崇護有嚴僧汝舟等援著令白于有
司乃悉返所侵地斥其故宇而大之皇慶元年冬居民不戒于
火院再燬舟圖復其舊垢衣糲食竭所蓄以資土木之費其徒
德新等五人亦克協相其役起延祐元年春閱十寒暑大殿以
成龍華僧一清洎鄉之大家張景崖等交致其助募衆作佛菩
薩像安奉如法餘未具者繕治以次視解所建立殆幾事半功
倍矣舟念所以為永久計仍割已田二百五十畝隸焉新以予

郡人也宜能道其廢興之歲月屬予記之予觀世所稱大叢林必據名山奧壤天下勝絕處啓其靈祕以示化跡者又皆高僧上士是以好事而有力之家莫不慕趨之故其居能以勿壞其壞也率不日而輒成人與境相資勢固宜然也密印居萬井中齋廬講舍旁直賈區鐃鼓魚蟲與市聲合非有穹巖邃谷幽遠勝絕之槩若它名山比千有餘年成壞相尋而卒無廢墜者不以其人歟蓋自肇師以來其間代有異人而金華聖者俱胝禪師為尤著雖然三大士遠矣苟得若解若舟者焉區區之成壞安足慮乎姑為記其歲月如此院故有治平間僧居政所作九級浮圖屹立風雨中必有繼舟之後盡其力者則其宜得予記不止若今所書而已也

嘉興天寧萬壽禪寺記

天寧萬壽禪寺列郡皆有之其在嘉興者距城北半里所故為施水菴唐咸通間以菴為院而其護伽藍神曰太祖蕭王莫詳所自宋治平中郡人慕容殿丞始請于朝更為十方禪刹熙寧初賜聖壽額命興教惟一禪師開山清涼法眼之適孫也崇寧二年詔天下州軍各賜寺額曰崇寧嘉興改聖壽以應令而院陞為寺三年加萬壽政和元年又易崇寧曰天寧紹興二年改報恩廣孝十一年又易廣孝曰光孝賜田二千畝立莊曰天錫乾道末水菴和尚說法於淨慈尋歸老而示寂于此靈異之迹甚著四方衲子指為名師過化之地而慕仰焉嘉定中癡絕冲公訥堂辨公相繼領寺事而法會鼎盛遂為大叢林蓋寺額在異時已屢改易入 皇朝仍其舊人猶稱以天寧萬壽之故號者以祝 聖都道場在是也至元間朽菴祥公被 上旨住是

山與耆舊僧智源兼任本郡僧司長貳崇護尤謹創千佛閣於山門之東明叟因公規恢基緒賴源之力為多延祐中千瀨慶公即方丈建圓通閣泰定間竺雲曇公重作僧堂衆寮其後月舟滿公窘於有司之征繇引避而去法席偶虛土木之功亦輟今佛鑑空海禪師念公以至正四年嗣為住持至則繕治僧堂斥大山門之舊址作門以間計者五其高七尋有半深潤其高尋有二尺左右設文武官僚之次且用陰陽家說築案卓於官河之南培主山於丈室之北樹以奇石名之曰秀玉峯詞臣墨客多賦詠焉寺後蔬圃鄰於軍壘限以土墻歲久墻壞而鞠為芻牧之場乃白于官悉復所侵地繚以大石墻而斷石為甍以覆之其長萬餘尺費錢七萬餘緡竭力相其成者耆舊僧子常也又以蔬圃地楩隤倍價僦民地而益之置薪蕩二百餘畝經

理諸莊隱沒之田二百餘畝創寺務司於庫之東南兩廳對峙
甃地為塲其中而旁為兩倉二十教受各莊之歲入絕蠹弊謂
寺乃都道塲而佛殿廬陋弗稱無以起人肅敬之心而盡歸美
報上之誠乃捐長財以倡衆施郡人鹽倉副使沈權首為發
私橐帑香楠木柱十有六好事之家輸貨薦力者接踵而至乃
徙鍾樓撤藏殿之前軒增拓故基以隆寶構其崇十二尋有半
脩廣皆十尋傑屋邃墉華棟文甍承以藻井環以石闌皆窮壯
而極麗植牌門於寺前之左街揭于楹間曰南湖第一山空海
之泄事逮茲屢十寒暑而內外煥然畢新利養之須無所不脩
惟殿之役最鉅經始於十年之三月落成於十一年之三月亦
甫六甲子而告訖工書來諭予以記粵自大教被于中華通都
望邑名山奧壤縉錫所廬廢興靡常或墜而弗舉或彌久而愈

振談者率謂是殆有數而非偶然予竊以為特係乎荷檐其事者之材與志何如耳有其材而無其志則不能以有為有其志而無其材則不足以有為空海乘本願力普為恩有作大福聚其志可謂弘矣假方便智示現有為縱橫無礙其材可謂周矣為之在我者未始以諉乎數宜其建立成就視古人事半而功倍也為之記以告夫來者尚相與扶植之而毋有所諉哉空海名良念族王氏台之黃巖人得度於瑞巖東原沂公稟法於仰山虛谷陵公又嘗從雲外岫公於天童而司其藏鑰及虛谷居徑山遂分半席一溪如公父行也其住寶林拉之偕行未幾謝事舉以自代因補其處後乃由鄉郡之護國遷主茲寺常亦其同郡人云

彌陀興福教院重建大殿記

彌陀興福院在錢唐西山猊峯之麓宋慧光法師若訥所建也
初慧光當南渡時被遇三朝受法師號主教事於上天竺山者
二十有七年乃得請而退處茲院累加兩街僧錄雲章寶器寵
錫優渥其示寂也謚曰宗教廣慈塔曰普照云院始創以淳熙
三年賜御書為院額以紹熙三年勅改十方天台教院以嘉定
十三年自惠祥法師為其住持迄今十有八傳矣歷歲既久楹
欂棟缺不勝風雨之震凌左支右拄事多苟簡際今

聖世像教興隆猶未有火起其廢者耆舊僧壽彌首為繕完僧
堂門廡且範銅為大鐘顧佛殿摧敝特甚役費至鉅遂罄其平
昔之貲蓄以治土木於是妙應等佐其費妙智等視其役起至
正二年之夏訖三年之春僅九閱月而殿以成揆之舊制加五
尋以為其廣加二尋有半以為其高造靈山一會佛菩薩像而

易其座以石壇早以崇者三尺材甃堅良物采煥發皆前所未
有四年春息菴允茲來主是山謂不可無以告于永久爰伐石
屬予書之予觀浮圖氏之聚莫盛於錢唐之西山而傳天台家
之學者尤莫盛於上下兩天竺據山川形勝以為法窟四方學
徒之所附趨遊者亦無不觀相而生信凡資於人以成其所欲
為直易事也興福介乎兩山之間號西天竺距人境固不遠而
地勢靚幽好事者所罕至故其廢興人莫以為意苟非得人為
之荷負不愛其力而相與扶植之安能使久而益振乎矧今專
法席者學精行粹時望所歸求升其堂入其室者未有止也蓋
自開山四十有五年而院乃拓為十方又百二十有五年而院
之重興復自今始可無書乎息菴生越之儒家族李氏壽彌臨

壽光寺記

奉元之壽光寺顯密圓融大師覺明所建也師俗姓陳氏其先錢唐人世為士族宋末父某流寓維揚而歿于兵母趙氏懷師甫三月軍師鄭某因挾以去母欲自絕不得遂從之西北行而師以至元丙寅生於寧夏自幼志趣不凡厭處塵俗母弗能止乃聽其出家且密書其鄉貫世系及其所以徙使謹志之九歲禮魯魯只上師祝髮為僧年十二受具戒從真覺國師松堂其公講般若華嚴諸經授以所服絳方袍及顯密圓融之號俾嗣其法鄭師即城中為剏淨土院以居之非其志也尋入賀蘭山精修苦行脅不及席足不踰閭冥心端坐者二十年乃還故居道價益隆又五年而宗王奧魯只公主虎都台駙馬買也台皆師事之官僚士庶慕風而至稟受戒法者不可數計所度弟子

三十餘人師嘗發願禮文殊觀音於清涼寶陀訪先世遺跡於維揚而退報焉弟子德暹等三人杖策以從大德癸卯行次奉元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欽察行臺御史中丞長壽素聞師名共挽留之乃構精舍於草場街以為其駐錫之地今所謂壽光寺也佛殿僧堂三門兩廡庖廩之屬次第畢備師率其徒入而居焉堅持禁戒日惟一食以妙法華經念佛三昧為恒課晝夜六時顯密兼行薄於奉已而厚於接物勞而無倦和而不流閱二十五年如一日天曆戊辰二月八日說偈辭衆跏趺而逝世壽六十三僧臘五十一闍維得舍利建塔于城南下院之野孤冢德暹自童子時侍師左右服勤三十年間從松菴某公學一乘圓教而念念不忘慕師之遺緒闕者補之仆者起之丹青嚴飾之美田園生植之豐視舊有加懼歲月寢遠後人不知其作始

之自乃礪石介今戶部尚書老老屬子書之蓋奉元古長安也
神州赤縣帝王所都達官貴人豪民巨賈好事之家所以為浮
屠氏之奉者嘗盛矣世殊事異城是人非不有大善知識為侯
門戚里方面重臣之所信嚮而施外護之力安能於山川寂寥
之餘作如幻事熾然建立如此乎其扶植教基為衆依怙有功
甚大繼志述事世不乏人既克承其付囑又汲汲焉欲圖其永
久是皆可書也庸俗書之使刻焉

無盡燈後記

淨慈故有無盡燈創於宋乾道間其後寺毀復成而燈獨廢至
正元年秋八月耆舊僧子能始輟衣孟之資仍達此燈於羅漢
堂且捐錢唐縣靈芝鄉田五畝俾以歲所入米五石給膏油之
費凡為燈之法內置一燈外安十鏡光相涉普徧互融百界

千如重重俱現蓋託事以顯理 恐人不解其義乃買石摹刻
真歇禪師所為燈記以開示 或於是燈未能目擊而道存
觀禪師之言思 半矣來游 如幻之境者毋徒以為一時之
奇玩也哉

真如院鍾樓記

真如院在義烏縣治西南百 十步故為雙林廨舍宋治平乙
巳初賜額而儕於列刹恒產素薄屋室物器凡其法所宜有者
久且未克大備嘉定丙子僧若愚始範銅為巨鍾作樓以居之
逮 本朝廷祐丙辰僅百年而樓為風所壞惟鍾獨完僧慧慈
將募施者市材僦工以復其舊有志而永遂也今縣丞李侯若
愚休沐憇止顧見鐘銘僧若愚名與已適同恍焉如有所契即
以起廢為已任亟施錢為衆得官僚吏士咸協贊之好事之家

又來佐其費而諸僧亦為助有差爰興土木屬慧慈躬蒞其役
棲之逮以至正元年三月乙巳而落成於二年三月甲戌崇廣
嚴麗視昔有加既居鍾其上慧慈欲圖李侯於永久乃捐私田
二十八畝有奇俾來者歲取其入嗣而葺之且伐石求予為之
記昔吳越忠懿王時有大比丘韶公為其國師自以與智者大
師同族姓觀天台遺蹤如故居焉時智者之學幾絕忠懿用韶
公言遣使十輩奉五十種寶詣高句驪求得其書天台教之復
傳於中土實自韶公發之由李侯視韶公財法二施雖殊其以
姓名之同為利益成就之勝因一也夫姓名之同亦偶然爾有
能察其心之所同則心佛眾生無差別慧慈與其徒瞻華構
之翬飛聆鴻音之鯨震若見若聞無非佛事李侯之施詎易量
哉其所託以為存者有不在予文矣縣令長而下暨緇白之士

施錢有目具載于石背云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續葉十一

記

慶元玄妙觀玉皇閣記

昔有虞肆類上帝而及于六宗山川羣神成周禋祀昊天而及于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今道家者流祝祭禮祠之事諸神位號之多至於三千三百而莫尊於昊天上帝率與有虞成周之法合老子為柱下史孔子嘗問禮焉於帝王之舊典禮經固無不知其徒之尊其所尊宜有所本矣然老子之道務清靜無為去健羨就卑弱古之人用之治其國而民以寧一至於飛符走檄崇珍館而啓玄科五千言之中雖未嘗及之而非有道外之法也凡天下通都大邑名區奧壤宮觀壇場之制自前殿之外必為玉皇之別殿

蓋三境之高真玄宮之主宰當各全其尊也慶元玄妙觀在唐為紫極宮以奉玄元在宋為天慶觀以奉聖祖

國朝至元十九年燬于災元貞某年有詔撤聖祖之祠黜天慶之號而改昇今額宮門遠廡與殿廣堂悉復其舊惟帝座久虛而不設非闕典歟大德某年前往持雷谷陳君人覲被

上旨俾以甲乙次相授陳君慨然以興造為己任謀闢聖祖殿故址建玉皇閣未及庀工而化由陳君若干傳逮今住持順菴王君而閣乃成初王君以泰定某年入侍內祠賜號玄門真士主本郡之太清宮以精於禱禳朝廷數遣代祀名山京師大旱禱雨輒應有司治決河投其鐵符水勢隨減名聞于上制授太虛玄靜明妙真人住持本觀至正五年冬奉今天子及兩宮皇后所降香幡歸建金籙黃籙二大齋感瑞鶴

翔舞異香不散士民慕嚮而至者不可數計所獲信施甚厚乃
宸衷以資土木之費始作於六年之十一月訖功於某年之某
月閏之高若干尺脩若干尺廣若干尺列楹若干楹甍重簷塗
堅丹青窮極壯麗威儀像座嚴奉惟謹謂不可無以紀其成績
乃以狀來求為之記夫以數百年之曠典一旦而舉之殆非偶
然自今以始明聖顧歆祥慶來下使斯人蒙其福澤保其壽康
而泳游於清靜無為之化此王君之志也所可記者奚止於程
工屬役之勤而已乎王君名天助字致和同都昌國州之蓬萊
鄉人也

龍虎山仙源觀記

仙源觀在信州龍虎山之馮原葆和道妙崇正真人徐公想昭
之所創也初徐公得度於太上清正一宮通真院之達觀堂其

師曰通真觀妙玄應真人張公聞詩實開府大宗師輔成贊化
保運神德真君之伯兄且開府所從受道也開府之弟子數十
百人傳次之序以徐公為首徐公性篤實而耿介非義不苟取
攻苦食淡由勤儉而致豐裕至元二十二年始闢地於馮原以
為觀馮原者南距上清三十里異時有大姓馮氏居之遂以得
名岡巒迴複林壑靚深泉甘土肥風氣完厚歐公嶺龍湫在其
東琵琶塵湖雲臺藐姑象山在其南其西北則竇帶諸山也凡
殿堂門廡位置高下悉因地勢之自然而不以人力參焉其幽
邃可以奠神明之居其閑寂可以棲來學之士育田數百畝可
以資華鄭饗粥之具得請于朝賜以今額徐公竹冠布袍宴
息其中而往來乎上清日與仙翁道侶徜徉於萬物之表方是
時開府以清靜無為之說上承訪問褒大尊顯無與為比執第

子之職而列侍於左右者往往被 璽書綰銀章號真人而主治乎名山惟徐公問來展省而未嘗久留 中朝達官貴人至有欲識其面而不可得泊然無顧於世者垂二十年大德六年詔強起之住持宜興之通真觀賜號葆和通妙崇正法師居十年海膺 制命進號真人又十年壽八十有二乃乘運而化於仙源至治元年也傳徐公之道者馮君志廣上官君與彭徐君天麟彭君齊年薛君起東李君世昌蔡君仲哲徐君守勤彭君一宣自志廣暨天麟而下皆以次領觀事元統元年與齡始奉上命為住持提點仍賜號冲和持正明素法師祇事云初有廢必舉病其棟宇局於地勢乃改卜其西十步外平而無險中寬而有容程工役略基址諏日之吉而遷焉越三年大殿成明年法堂及鐘鼓二樓成又明年三門兩廡成東有閣曰東閣西有

擇曰西樓齋廡寢室庖庖福之屬次第畢備冲真明遠玄靜真人張公德隆開府之猶子也少嘗學道其處從開府來京師侍祠於明庭者四十年至正六年將使指奉香幣還故山觀其輪奐聿新念構興之難而充拓之不易爰伐石屬予書之大抵人之常情樂因循而憚改作仙源之建置幾年于茲矣一旦有能令其舊而新是圖續先業於方隆植法基於永固有功於其教甚大而況不憑國家之力不求民間豪末之助一以身任其事而適觀其成是皆可書也於是乎書

松溪縣新學記

建爲先師朱文公之閭里松溪建屬縣士生其間身親受業於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淑艾之私者踵武後先其地雖褊小而士習爲最盛逮入

皇朝治教休明人才尤彬彬焉縣故有學規制甚備至正十二年大盜竊發於河南而江淮閩粵驛驛不寧山谷悉氓相挺而起侵軼縣境蹂躪民居兵燹之後惟夫子廟若魯靈光之歸焉獨存識者知為天祐斯文之兆匪朝伊夕必有起其廢者

今天子方慎擇守令惠綏黎元十四年夏六月今縣尹凌侯實來視篆之三日用故事款諸于先聖禮成而退左右顧瞻徘徊歎息曰學校之廢興長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為己任即命鉤考簿書徵理厯年贍學田租在豪民黠吏之手者凡得米若干石資以召匠市材撥日庀事侯躬蒞教護屬功而課其章程縣人編尉事葉弘道暨教諭李璿訓導傅子實皆悉力以相馬自禮殿論堂齋廬寢室至于門廡庖廩咸撤而新之崇其垣墻端其術道塹茨甃黝垺縣形舉稱其度始於秋七月訖於

冬十月而告畢工。安神有位，配侑在列，範銅為祭器，而他所宜有者，靡不具完。藏脩息游，各適其所，俾衿來集，弦誦相聞，饋膳之須亦無乏絕。侯既行，舍菜之禮以落其成，不遠千里，俾諸生楊垚奉書走金華山中，以記為請。昔杜子美題詩衡山縣學，稱陸宰以雅才，新意脩儒服，俎豆事於干戈之餘，其辭逸出橫厲，氣誼激烈，數百歲之下，讀者猶為之悚然。侯下車之初，即以興學為先，務披荒殘，植棟宇，甫十旬，浹而畢，漬于成，其雅才新意，視陸宰孰多乎？然竊觀魯人之頌僖公，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罔非衡山之事，可同日而語也。」賢侯導宣上化，以振起士類，將見魯人之頌，復作於今。雖子美未易贊一辭，矧以眇焉末學，衰朽諄眊，詎令載筆為之記，何能鋪張偉績，以昭示于方來也哉？姑序次其廢興之歲月云爾。侯名說，吳興人大父秘書少監。

時中夙任風憲父嘉興總管懋翁久居館閣家學淵源所從來
非一日矣宜其為政知所本而不謬於緩急之序云

重修月泉書院記

浦江縣北有泉出仙華山之陽而發於縣西二里視月之盈虛
以為消長號曰月泉宋政和癸巳知縣孫侯潮始疏為曲池築
亭其上咸淳丙寅知縣王侯霖龍因構精舍於亭之西北祠
先聖先賢其中以爲諸生講學之所逮入國朝乃畀書院額
至元庚寅提刑按察副使王公侯行部嘗一新之至順庚午前
進士八時思傳化由祕書郎出長茲邑又重新之有劉先生應
龜柳先生貫所爲記至正辛卯今縣尹蕭侯用廉能舉守令被
上命而來爰以暇日臨于泉上觀其棟宇摧敝亟捐俸貲謀繕
葺焉占籍之士皆樂為飲助而分任其役以是年之六月始作

十一月訖功自祠室講堂齋廡門廡至於庖廩之屬屋以間計者四十有五凡用工以日計者若干用錢以緡計者若干屋室既完教養之具亦無不畢備士咸德之謂不可無使後人知其所自乃貽書於潛求為之記潛竊觀在昔郡縣未有學之時天下惟四書院其在大江以南潭之嶽麓南康之白鹿洞而已三吳百粵所無有也今郡縣悉得建學而環江浙四封之內前賢遺迹名山勝地為書院者其多至於八十有四好事之家慕效而創為之未見其止也意者人材之出亦將從而多顧若有所不及何與昔者魯脩泮宮而詩人頌之第以僖公之色咲威儀美盛德之形容曾無一言述其輪奐既美而清泉白月舊觀復新者脩行其教學之法也今之輪奐既美而清泉白月舊觀復新諸君子從賢侯來游來歌色咲威儀無非教也有能感厲奮發

而無負侯作新之意將見異材輩出代不乏人眞儒之教被于
來世而侯之德與之相爲無窮豈係乎記之有無也哉姑爲叙
次其興作之歲月云爾其詳見於前記者茲得以略焉侯名文
質許州襄城縣人歷宰三邑皆有治績今累階偏林郎云

學齋記

伯溫甫以學齋扁其居室而來諒于潛曰予幸以國子獲執經
於館下忝釋褐而備官使於西陲者二十載異時同舍生類能
以文學論議自見已獨無稱焉大懼去師友日遠墜失舊聞不
得附于英俊之列爰以學名吾齋庶幾退息於斯有所自儆以
爲進脩之地匪但求無媿乎今人苟未至乎古人不取不勉也
子其爲我記之潛聞魯論所記子夏氏有仕優則學學優則仕
之言說者謂斯言非爲學而弗仕者勸乃爲仕而弗學者戒也

然則學之優或不必於仕仕之優曷可以無學乎蓋古者由家而鄉以達於國固無地而無學其賢能之興於鄉者必選以長而治之歲時屬民射飲讀法使之習容閑禮考德問業莫不有教學相長之道焉則亦無事而非學無時而不學也今之為學既不皆與古合其仕者又率以鉤撝趨避為大務而無暇從容出入升降酬酢於儒服俎豆之間若夫隨牒遠方邈焉海隅微塞萬里之外則強誦之聲益以希聞年未至而不親學者皆是也有能不為事物之所奪風氣之所移而卓然以古人自任如伯溫甫者不亦有志之士歟歷觀書傳所載能終始于學者無如衛之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詩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先儒以為此誠意正心之極功則其所學可知也伯溫甫歆歷之久譽望甚著年踰強仕以選擢外宰相之元僚而居

是室也忘其齒之長身之責不怠於自儆如此其亦武公之徒矣由是而登於武公之年所造詎易量哉且老之為言考也庸謹記之以俟他日考其成焉

湛然齋記

祕書郎濟南張君名齊曰湛然而徵予為記予叩其所以名則先演國文忠公以君之初度親為賦詩四章其取義甚博以周而湛然之語乃指夫心以為言又一篇之體要也君謹志之不敢忘因以為齋室之號云夫以湛然喻人之心者以其體本靜而已方其泊焉以休耳不與聲接目不與色交好惡未形而心常虛寂表裏瑩澈如止水之不波樂記所謂人生而靜是也一旦出而與世酬酢不能無是非之相靡利害之相乃誘於所可喜而詎於所可懼存者幾希蓋心之發見若水泉之始達而未

知所適必有定向斯不妄動大學所謂定而後能靜是也生而靜者天也定而靜者人也是以善養其心者不徒反求於洞洞屬屬之初而每密察於膠膠擾擾之際內有以全乎天理外有以盡乎人事故不物於物而常為萬物宗試即夫川上而觀之逝者如斯而其未嘗往者湛然自若也自昔父詒其子未有如公直示以心體之妙者然公之言則有本有末既原其理而啓迪之復列其事而策勵之君之揭于齋居以自儆者固將以端本而澄源也必始終本末一以貫之靜極而動則其應變旁行而不流動極而靜則無一塵之累而退藏於密向之湛然者無時而不然斯不負於公之教矣請以是進於君為之記云

寶忠堂記

翰林學士公朶爾直班以寶忠扁其所居之堂而貽書於潛曰

昔我魯國忠宣忠武兩王侍

太祖皇帝肇造區夏克有大勳慶賞所加爰及苗裔為國家
之世臣茲己八葉忠武始嘗以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
牙于燕而今京師迎陽里第則吾祖同知通政院事府君之所
作也予不幸少孤痛自策勵獲底於成人蒙被眷知備員禁從
恒凜焉以隕其家聲為懼竊聞古之人或以善為寶或以仁親
為寶而吾家世之傳則以忠為寶子孫宜謹其承相與保守之
而弗失是用名吾堂曰寶忠庶幾退食於斯心在

帝室夙興夜寐靡敢忽忘不可無告後人俾繼吾志願有述而
刻諸潛厯觀漢初之豪傑並起而從高帝馳驅於中原高帝既
定天下異姓之臣裂地而王者八國類皆鮮克有終張耳頗以
智自全亦僅至其子而止獨吳芮受知高帝稱之曰忠著于甲

令由衡山而長沙傳號弗絕迄今千 百年猶廟食于一邦孰
不曰德之薄者其流半德之厚者其流光推本而言則為德之
薄厚特係乎能忠與否耳惟札刺爾氏之先奮其雄材翊扶興
運元功茂烈載于彝常自時厥後享有茅土訂謨廟堂出入帷
幄者莫不世濟其美德業之盛有光于前雖古帝王輔弼之臣
殆不足過非僥倖於一時之際遇而謂之豪傑者可同日而語
也然自魯王父子下逮東乎之三世易名節惠悉冠以忠視向
之著令稱忠者若無以異令聞長世不亦宜乎蓋人材與時高
下固有不齊至於事上之責乎忠無古今一也公以宗臣世胄
日侍

天子清閒之燕而謀退不伐克念厥紹休沐在外輒與鴻生駿
士探討儒家者流之言而知忠之為貴奉以周旋如恐弗勝既

以受之前人者昭揭而自倣又圖有託以貽方來俾永勿墜為慮豈不深且遠哉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此所謂寶上之賜也公之所寶家世之傳也能不失其家世之傳則能久有夫上之賜矣百世之下尚鑒于茲

蘇學士畫像記

故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以延祐七年二月壬戌卒于京師三月乙酉歸葬真定縣北三十里新市鄉其東北二里實漢新市縣故地有佛廬曰遍法寺後公歿之二十年是為至元元年寺僧廣朗以公少嘗讀書其中遺風餘韻去今未遠乃肖公像而祠焉公嗣子吏部尚書天爵疏其歲月屬潛為之記公諱志道字子宣真定人也初以材受知郡守姚公得推擇為吏從決獄竟天方旱而雨人大驚異及辨元氏縣盜馬獄蓋有

聲辟河東憲吏分獄屬郡大同獄囚雖重辟皆自以不究用其
使程公薦入察院佐御史監治和林正色不阿以嚴見憚揚州
民家子訴被賣為奴已三易主御史以淮人多詐叱去之公曰
詐則論如律安可寘不問哉訊之果良民也浙西大猾聚愚民
服僧衣復自號白雲宗以別於釋氏衆至數萬依權貴冒名爵
州縣莫敢誰何會其姦利不法事覺廷議以禮部侍郎高公往
鞠之求諸曹史善持文墨者得公於戶部與之俱公凡五往返
于京師乃克以具獄上奪其印章省所置官府沒入貲產以鉅
萬計出其誑誤及良家子女數百人陞掾樞密軍校當襲父職
有十年不得調者悉舉行之俄有旨賜公弓矢及他服用之
物俾從樞臣出行北邊還朝為中書掾同列以尚書省權勢所
在爭趨之公不為動尚書省罷首命公鉤考其誑選之濫而釐

正之擢中書檢校官榷吏營資序失當四十餘事覈戶工兩曹
過用錢幾四十萬緡米六百餘石斥去賊吏二十餘人或舉公
材任御史而執法於中者以未識公為疑人謂當詣謁公曰以
謁得御史可乎遷刑部主事有喉盜旁引無辜者力辯其誣而
黜主盜吏時宰欲殺盜內帑金者公曰獄未具孰敢遽殺人耶
時宰怒謀中以他事樞密適奏除公斷事官經歷乃解有訴其
兄非正嫡而欲奪其官者公執不可卒與其兄軍士護視公宴
物器偶失兩銀盃將以盜論公曰此誤失之耳非真盜也使償
所失而出之嶺北省治和林實國家興王之地生殖既久人安
富樂業一旦變起關中而和林大震並塞之民奔潰四出會天
大雪畜盡死饑人無以自活走乞食於和林相枕籍死道上時
倉儲僅五萬石民間米石至八十萬錢除吏雖有優秩率顧避

莫肯行郎中之命下公即日就道至則白其長用便宜發倉賑給仍請于朝設高估募人致粟和林於是邊儲充實如平時諸王泛索公悉持不與皇子安王是以寢以衣一襲吳王聞公徒行亦與名馬公受而以直歸之中書惠和林禁酒法輕易犯更奏立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犯者五人當坐公曰酒非三日可成犯在令前不宜用後法刑曹議如公言先是丞相順德忠獻王建孔子廟未就而薨至公訖成之日延寓士講說經史由是人始知學御史得邊民所列公政績上之未報而公辭歸遂不起公平居慎重寡言不妄與人交遭喪哀毀踰制而葬祭有禮諸父昆弟欲異居度弗能止則取薄田百餘畝遺書數百卷尤善於教子其後尚書果以儒起家至顯官公歿時年甫六十階止中憲大夫以尚書貴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

封真定郡侯配劉氏累贈真定郡夫人公之考謹榮祖亦用尚
書恩累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真定郡伯妣吳
氏累贈真定郡君潛厯觀古循吏居官可紀所去見思至於尸
而祝之者由其利澤在人也深故人之報之也厚未有無所為
而為之者廣朗方外人非素有德於公願能拳拳致其尊慕之
誠如此亦何所為而為之耶蓋公之行孚于鄉所居而化有以
啓其秉彝好德之心焉爾潛既書其立祠之歲月竊懼後世拜
公像而欲知公之為人者無所於考也惟公墓有誌神道有銘
庸敢掇取大略而并記之

瑞雲觀記

瑞雲觀在平江城東三十里今所謂笠澤福地者也吳松江由
具區來出其西而其南為姚城江東為龍江又東為陳湖其北

則閭閻浦也重波複浪四望如一其中可居處乃多沃土民安
於耕桑皆朴淳有古風水木之清華禽魚上下泳飛之樂實焉
若在世外然而更千百年委棄於田夫野老之手未有能啓其
秘而專其勝者玄門高士陸君志宣始作菴於其處由是昔之
秘者無所伏勝者益以發舒居不以得於耳目者為已足復斥
故宇易菴以為觀合其統而居焉凡觀之制中為三清殿而旁
為玄天北斗太乙三元之別殿祠堂寢室講舍齋廬門廡庖福
次第畢備惟玉皇上帝之閣為役最鉅久乃訖功而觀以成總
為屋以間計者百有十繚以脩垣而除道成梁以屬于南埭
既又割上腴之田千五百畝有畸以資食飲百物之須為費一
出於君而君之悉力殫慮二十年於此矣菴之初為觀也教主
嗣天師為著今額因命君開山而以甲乙為世守既而所司具

以觀之成刻上

天子特爲下璽書加護焉君既勵其徒俾勿替且飭其族人毋敢有所預懼後莫之考而或毀其成也爰伐石以記來屬大乾坤清淑之氣川融山結非有數量而仙經所錄洞天福地僅百一十有八神而明之不以其人歟幸以人與境遇而又蒙被帝力如此游而息者衍衍施施未有已也或者真仙異人於此手出則福地之在笠澤而笠澤之有瑞雲將與金庭玉局並存於天壤間尚何成毀之足慮哉願不可無以著作始之自乃弗辭而爲之記云

干氏贈封碑陰記

仁宗即位之初 詔行貢舉始親策多士于建江浙南士入奉大對者八人吳郡干公毅然居乎前列而潛亦叨塵末綴公淹

外服已久

今天子用言者建白肆命宰臣總裁三史旁括羣芳俾預纂脩
公既首膺名節下至潛之疏賤踰淺亦所不遺潛適有內艱不
果行乃拜公集賢待制任以史事書成引年乞謝制授禮部
尚書致仕貤恩于其大父鎮江府君父平江府君秩皆三品爵
為通侯會同年歐陽公自翰林學士承旨出持七閩憲節道過
兵郡為勒銘于豐碑彰君賜序世德也昔孟子論君子小人
之澤一斷以五世說者蓋曰其人君子矣易世而非君子也者
猶可以五世所以厚君子也其人小人矣易世而非小人也者
亦可以五世所以甚小人也使世世而君子也雖百世可也潛
嘗疑其為說不與孟子合竊觀公之先有仕宋為諸司正使者
五世至鎮江府君在宋季猶止於右階六世至平江府君乃以

文易武三取薦書于潛于鄉又與其長子同上春官七世而公
生今 聖代遂擢乙科登八座流澤固未艾豈非所謂世世而
君子者耶潛於是知說者之善推言乎孟子也載念向之八人
者多已物故惟公與潛獨存潛嘗辱歐陽公銘先太常之墓茲
獲覩公碑感門祚之衰薄仰令聞之長世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於公之子孫尚有望焉謹再拜識于下方以俟

博古堂記

故翰林待制僉淮西江北道廉訪司事申屠公至元間名御史
也公平居無他玩好惟見以古彝器法書名畫求售者輒捐厚
直取之所蓄既富緘滕 置覆以傑屋名曰博古之堂公歿逮
今 十有 年嗣子耀州史君傳藏護視惟謹升其堂如見其
親之存焉間嘗諗于潛曰我先君燕休之所曰九思堂吳文正

公實為之記別號忍齋則翰林侍講學士揭公記之武昌別業有籍谷則翰林待制柳公記之作樓以儲書曰墨莊則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勒銘其上獨博古堂僅存治書侍御史李公魏國趙文敏公所書扁榜而未有為之記者幸畀以一言俾我後人永保而勿墜不亦可乎潛生也揆不及從先生長者登公之堂而區區陋微於諸大老無能為役然托雅故於耀州非一日安敢以不敏辭昔者孔子言夏殷之禮而謂杞宋之文獻為不足徵當孔子時杞用夷宋圖霸已久典籍散亡而賢人之存者無幾其不足徵尚何怪乎秦人焚詩書而博士所掌故無恙蕭何從沛公入咸陽第能收其丞相內圖籍以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至於先王之舊典儀物則一切委棄弗顧而墮於楚人之手以同歸於煨燼有識之士所為追恨痛惜而不已

也 國兵南伐趙氏納土既封其府庫以入于有司而一代之
儀章物器皆公為江浙宣閩都司時親受於其主者以上于
朝廷武夫俗吏莫敢壞傷斷簡殘編亦靡亡失具有功於斯文
甚大中原文獻流落東南者固不得比隆夏殷公之賢於蕭何
則已遠矣而又能以餘力窮搜極訪因山巖丘隴屋壁之遺而
窺見昔人制度法象之所寓精義之所存公之有志於古豈徒
以資耳目玩好而已哉矧以耀州為之子克謹其承久且弗忘
不待當祭需齋然後思其居處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也來者詎
可忽諸公諱致遠字大用東平壽良人其歷官行事有永國文
康閣公所為碑銘此不著耀州名駒以清方直諒也其家云

述古堂記

吳郡膠仲素好古博雅之士也平生所嗜惟古器物卒然遇之

輒購以重貲並寘一堂之上其目若干所寶用者有宋內府故藏紹興丁巳邵諤所進述古圖圓研因以述古名其堂而求予記之述古圖本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用著色寫雲泉花木及一時之人物按鄭天民先覺所為記坐勘書臺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喜觀者為王晉卿凭椅而立視者為張文潛按方几而凝竚者為蔡天啓坐盤石上文頤執卷而觀畫者為蘇子由執蕉筴而熟視者為黃魯直凭肩而偶語者為陳無已據橫卷而畫歸去來圖者為李伯時按膝而旁觀者為李端叔跪膝俯視者為晁無咎坐古檣下壁阮者為陳碧虛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站立而觀者為王仲至坐蒲團說無生論者為圓通道士偶坐而諦觀者為劉巨濟凡著幅巾者十有一人烏帽者二人而其一為道帽僊桃巾琴尾冠者各

一人衣深衣紫衣褐衣者各二人青衣者四人黃衣者三人而
其一為道服繡衣紫髦鵲衣各一人一童執靈壽杖一童捧古
研兩女奴雲鬟翠飾則王晉卿家姬也石床錦褥玉危瑤琴以
次陳列大谿峭壁怪石淙流曲徑危橋映帶左右松竹蘭蕙紅
蕉紫葢蔽翳聯絡天民又謂有羽流名動四夷師表千古作時
偶求之及乘間寓意繪而為圖以資好事之玩莫知其所指為
誰記作於政和甲午後二十又三年諱乃以研進研蓋端溪紫
石其形正圓隆其中以受墨環其外以為水委而旁刻茲圖其
物采雖不可辨而服飾位置猶彷彿可觀所謂述古圖圓研也
予聞商書記遷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夫所以欲
求器於新者豈忽遠而貴近哉取其新以適於用而已三代先
秦古器往往流傳至今使兂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雖磬索鼎

一旦歸于士庶之家固無所用惟研也者自王公達于廢人所通用也矧茲製作之妙備存人物儀刑之舊而其用則日新而不窮宜為仲素之所貴重歟堂以所得名記為堂而作仲素所蓄有出於茲研之前而非堂之所以名者予不得而盡著也

杏溪祠堂記

杏溪祠堂者鄉先生傅公之祠也先生諱寅字同叔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而讀之間從說齋唐公質疑問難皆有授據可反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陟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臆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歷兵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譌謬資取甚博參驗甚精事為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考大愚呂公閱其禹貢圖考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

矣揭其圖請申言之而坐諸生以聽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受教於人理之所在初無彼此先生亦樂為之盡壘壘不倦先生於文中子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一章屢歎息而言周禮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未必常用也況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為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是藥出於名方云爾常恨熙宣諸賢未有如此辨之者故百考之書於成周之授地賦兵封國制軍增地制域畝步溝洫稼穡貢賦特詳焉亦足見先生之學可措於實用而非虛談矣先生又嘗徧游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詢諸故老質諸史牒而得其成敗廢興之故歷歷如指諸掌是豈徒以登臨之適為快也哉先生之教人每謂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不先

其近者小者而驟語其遠者大者後生淺薄學孟不實故於小學尤所留意來學者恒以百數必先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於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先生論古軍制纖悉備具而不欲人讀兵曰冑中無論語孟子為權衡遂聞誦詐之言則先入者為主害心術矣此先生之所學與所以教之大方也先生世居娶之義烏父孝儼篤行君子母樓氏禱於石姥山而生先生骨秀神聳蚤有器識事親孝謹處兄弟子姪均一無間鄉閭有事輒以身任之非公事不至官府縣長吏之賢者必造而問政言無所隱人有陰被其賜而不知者里居之日與馬公師文孫公居敬為同志永嘉戴公少望聞先生名奉贄願交大愚在朝行數稱先生之文學行義彭公子壽章公茂獻葉公正則吳公德夫汪公季路黃公文叔

黃公商伯無不推敬文叔欲與同列奏補以官知先生不可
乃止惟館於商伯最久賓主之間日以義利相箴切不為無益
語他所與游亦皆顯人至其為臺諫為執政則絕不與通先生
既不有仕祿又不屑治生業商伯持浙西庾節遺以錢五十萬
先生悉散於宗族鄰里一無所留晚益貧郡守孟公聞而歎曰
不可使賢者飢餓於我土地乃輟捧貲倡其親友為買田築室
於東陽之泉村而先生遂為東陽人於是大愚及一時名公皆
在黨籍相繼放逐先生亦杜門不復出矣先生好為詩閑遠古
淡有陶靖節邵康節之風焉子七人皆克紹其家學大東尤敦
懇克肖其德大原試漕聞為本經第一先生既遣猶子定受業
朱文公之門得其微言與旨歸與諸弟共講而大原亦從慈湖
楊公游楊公亟稱之程子謂君子教人有序非先傳以近者小

者而後不教以遠者大者先生之所以教皆程子之道意也先生年六十有八以嘉定八年卒于家後百二十年曾孫師蒙師佐懼人易而世疏乃即家建祠歲時以享祀燕私合其族祭主於先生者始遷之祖也上援其父者明有所本也下及其子者示有所傳也堂成於重紀至元之二年師蒙已卒因以脩食堂師蒙作也祠堂堂軒為間者三翼以齋廬為間者六有田三十畝子孫更掌之以供祠事師蒙兄子似翁將圖其永久爰以狀來謁記且曰祠之作本以寓子孫追遠之意而邑之士友以為古者鄉先生沒則祠於社其禮久闕弗講乃相率為文以祭宜率聯得書潛序其興作而首著先生學術源流之懿者庶幾後人知所矜式也來者能聞風而興起焉則是祠也有功於名教甚大奚止可以合其族而已乃如其言併書之

朱氏祭田記

婆義爲赤岸之有朱氏始於漢槐里令雲之七世孫香臨海太守汎又二世而建威將軍禮遂廟食其鄉郡志以建威爲金威語之訛耳自是又若干世乃至三府君者有田以祭始於府君也府君諱良佑宋紹興間初置旁舍常稔之田三十畝有奇合爲一區而儲其所入以給孝祀燕私之事府君歿有子三人曰孟明日鄉貢進士中曰季龍同繼其禰而莫適爲宗列屋聚居謂之三宅凡田事三宅歲迭掌之祭主於府君而三宅之子孫咸以次祔食不以世數禘毀爲親疏遠邇之別族大以衍位序曰繁惠夫襄而弗專且難爲繼乃稍裁定著其成規每歲以日北至與新穀之既升歲事者二由府君上而祖考本所自出也下而三子則三宅之所祖也正配位總十有四皆世世不遷府

君之孫之曾孫而為掌田事者之祖考乃得從服食歲終合享者一亦惟掌田事之家在祖考行者乃與焉三歲則適偏于三宅玄孫亦與合食而斷以三十年為一世滿一世輒止袒免而下則絕而弗與墓祭之降殺亦以是為差懼遠者之易忘則用先儒家禮以立春日祀臨海而侑以建威慮親盡則情盡則有歲時之序拜而三宅之長幼無不在列此其大略也府君五世孫震亨以書諭于潛曰願有述刻真先墓之左庶俾後之人無墮其成故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叔麒於府君為曾孫潛之從祖姑歸焉而震復與潛有文字之雅不敢以不敏辭惟府君去二代盛時已久又不有大夫士之位田祿弗及而能因地之利以報其親仁之至也宗法廟制不得行乎其家而能因人情為之節文以厲其族義之盡也數世之後以文學政

事顯融于時者既已流光奕葉而其處者亦往往被服儒術馳
英聲於士林脩其已成之業而承其所欲爲之志仁義之澤未
艾也楚茨之首章曰自昔何爲我藝黍稷府君之經始勤矣其
卒章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三宅之嗣人尚慎其終以延裕於
無窮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續集十二

記

麗水縣善政記

法出乎朝廷承而行之者有司也至於法久弊生數吏乘之下
蒙其害而上不察則承而行之者有未善也法不可遽變而與
可以漸除能察其姦而去其泰甚斯為良有司也已昔人謂寬
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豈非然哉厥今東南為民病者莫甚
於鹽筴始則亭戶患其耗而不登次則商旅患其滯而不通及
均輸科買之法行而編戶之家無貧富莫不受其患况夫得免
肆其姦則民之不堪益甚矣松江府判官致仕王君仲達被省
檄執事于秋闈過予西湖上為予言曰吾所居麗水縣之民歲
當食鹽以引計者六千三百三十有七姦吏暗減它縣額而求

抑配焉增加引數至九千一百三十有七額吾長官賢明以閭
郡丁口通計之而自于上官去其所增加者為引二千八百由
是民獲少蘇蓋吾官長之善政不一而足惟茲事民受其賜取
厚幸為我記之予自蒞任以來佐治瀕海州縣目擊鹽事之病
民願以政非已出未如之何麗水之政不亦予之所樂聞者乎
歟弗辭而為之記以遺仲達俾歸而與其父老刻諸庑幾闕為
政者有所据依其播其惠於無窮也其長官名某今以承務郎
為縣之達魯花赤云

薛御史治獄記

至順二年冬十有一月趙郡薛公天與由翰林為御史南臺時
方用中書奏遣官審覆論報天下獄囚三年春公甫就職正月
即分沁湖北湖北所統地大以遠其西南諸郡民俗錯居俗素

曠悍喜鬭爭獄事爲最繁公不憚山路之阻瘴毒之所侵加徧履其地雖酷暑猶夜篝燈閱文書無少勑曰有言其冤狀者公憲司歲再至不言何也因皆曰前此慮因應者應故事耳聞公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公爲之太息事無鉅細必盡心焉辰之沅陵氏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伺兩子行賣茶即每取析薪之斧並斷殺之既沉斧水于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願以爲三年之疑獄而釋之公曰是事二年半耳不殺人何以衣有血污何以知斧在水中且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寘于理有龍光祖者買官得同知某州事用例奪官家居其子及家奴言胡孫懿有吾家故所請射官地而宋某來畊其上今宋已死宜募佃者光祖從其言而宋之子乙來爭此地光祖以牛米鹽造洞壅使與佃人

夜持兵圍宋所居盡縛其家人以去佃人指乙兄甲謂洞鑾曰
不殺此人恐走出洞事洩遂射殺之而散賣其妻子於諸洞甲
既死乙竟脫歸訴其事吏受賕止以占田坐其佃人寘光祖不
問公口殺人而坐以占田可乎乃諭洞鑾悉出宋家人而正殺
人者罪沅之麻陽民張甲彭乙爭溉田水交惡張以禾方熟夜
往視之彭適過其處張因殺之而誣以盜丞取其家竹簰實木
為驗吏以為所殺者真盜也將質其罪公曰彼盜汝不用手取
之耶抑用鎌也日用鎌耳公問鎌安在不能對乃論如法有黃
天發者兄子四人仲獨富而其季性剛愎與諸兄數有爭且陵
侮天發仲欲殺季乃告于天發而以錢與謝某者使共殺之季
妻發其事仲謂天發曰兄殺弟則罪重叔承之則罪不至死叔
婦子某能衣食之天發許諾尋就還自言實出錢與謝某者使

殺之冀蓋仲之舅而其妻則謝之母也仲賂吏如其言文到成獄公疑有冤訊之果然廼以始謀者為罪首常德之桃源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求傭工於人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為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自明言實與丙同擊之至死慮其復寢斷首棄草間而棄尸與伏於譚某家溝中吏往視之果得觸躐而尸與伏皆無有公曰尸與伏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呼譚問之則甲未死時其目已瞽而謬云曾見一尸為水所漂去公知其誣語吏曰此乃疑獄且不止三年也卒釋之楊乙者始娶而得間風疾其妻惡之逃歸父母家乙往追取其聘財婦翁已訴于官事未決而乙于屠者燕甲家見其妻因與甲鬪歐既去而至屠者燕丙家責所貸又與丙鬪歐而去中路病發死其母知無它而恐官以前事來索之故至

以聞吏不察乃捕繫兩屠者治殺人事故問其母得乙風症狀
兩屠者賴以免印社子者問同里民家女為妻未及娶而周某
者恥與為姪婿止婦翁使勿嫁社子恨周而殺之楊惠孫黃文
德皆里中大家故有怨社子本受傭惠孫所又適說文德屋以
居文德因嗾社子援楊父子造謀使殺周惠孫強服而不能言
其故初言周捕其子姦事而殺之次言周通其妾而殺之後徒
其獄龍陽則又言過洞庭過風禱于神許採生以祭而殺周取
心肝祭之公閱其牘曰前二說既非是使如後說有尸可驗猶
未足信况無尸乎及詢得其實則殺之自誣者衛推官也於是
社子已瘞死延出楊父子破械遣之州人劉文責死妻弟同郡
朱德未省其姊文責養子飲以酒數日而患腹脹文責次子與
養子爭家財有隙因謂德曰得非中蝦蟇毒乎搗烏柏根和酒

飲之得暴下視之無它毒而病愈劇德歸具以養子言告其母
其母以聞于官未及逮問而德死錄事及武陵縣官來驗其尸
皆以銀釵探口中色不變定為病死衛推官者先以他事起錄
事欲假定驗不實為其罪更命龍陽知州聚驗作中毒死辭連
三十餘人養子已袒服公疑有寃為訪諸路人且諭使吐實衆
皆曰獄辭盡衛推官教我云然公既反其獄併按衛推官罷之
凡此皆死獄公所平決未有不得其情者也富者以佃客家人
死而蒙非辜公則直其寃貧者以年飢取他人穀因擊揚之而
傳重議公則薄其罪所活又數十百人澧之齊氏沉之曹氏駱
氏靖之唐氏並雄資資而善持吏短長為民害齊因潮泊官不
聽其撲買而汙以他事曹與駱有罪例當書粉壁著其過惡遂
藏去省檄以滅其跡唐以白身為黃平府判官追奪之令下而

拒不納公至吏始免舉其法無所避有以婚田來訴者公雖歸
其事于有司後必詢所屬當否即有未當折以片言莫不心服
而去公既召還兩入臺為御史湖北之人思之不寘而士之有
文學者太祝周君歷叙其事焉昔者于定國嘗為御史矣而其
為廷尉也居十八歲乃遷夫以十八歲之久事之可書者宜不
一而足史僅存其父于公爭孝婦不殺姑事而於定國之事一
無所登載第稱之曰民自以不寃而已豈非當時軼其傳而史
家無述歟竊用是有感於公之事報因周君所叙則取大畧為
之記以慰其人之思後之秉史筆者或尚有考也公今由中書
禮部侍郎出為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云

玄靜庵記

冲真明遠玄靜真人張公元杰築室于信州貴谿縣之金雞山

曰玄靜菴用所受賜號為扁名也元杰之先有為唐宰相者與漢天師同出於留侯子孫家于貴溪之上磔里有仕宋至刑部侍郎者於元杰為六世祖嘗與里人共構舍於所居精之西延陸文安公講道其中俾子弟受學焉文安以山形如象命之曰象山人因稱文安曰象山先生象山又西十里則龍虎福地也元杰學道于祖庭而侍祠於帝所從其伯父太宗師開府公及其所禮嗣師吳公居京師之崇真萬壽宮逮今踰四十年數被上旨函香代祀嶽鎮海瀆汾陰后土龍虎武當諸山至正六年夏竣事於上清正一宮退而徘徊乎家林由上磔沿大溪折而西行親重岡複嶺支于象山之東南披荆棘而進得勝處焉即所謂金雞山也舊傳有金雞自石穴中飛出因以得名其地外廣圻而中寬舒泉深壤夷草木幽茂乃據其風氣之會以

營樂丘且鑿山累石創置茲菴將俟他日退休而與名人道侶
相得其間百歲之後遂以為棲神之所追惟侍郎為時名卿有
傳在史氏而金匱石室之藏世莫得見乃謁文於史官豫章揭
公以表其墓并請誌其先人隱君之墓而銘之以侍郎徙居鄱
陽而葬于其城東北之鳳凰岡去故山遠乃立石于菴東而覆
以屋隱君之兆域則相距五里而近并以誌銘附于其左開府
公受道于其兄通真觀妙玄應真人溪之南曰石龜渡冠劍在
焉清風拱木蔚乎相望雲臺苑姑龍井諸峰二十四巖山雲之
伏興朝暮晦明之變化千態萬狀交呈互獻于其前溪水來自
七閩紫為三折而掠山之右匯為澄潭浮光靜影可坐而挹也
元氣既圓真怪奇偉麗之觀求內翰虞公為之賦詩復疏興作
之詳為予以記予聞有道之士必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

遊無窮而未始有待所視夫以泉石煙霞為膏盲痼疾者固未
易同年而語也至于變化出入于靈仙飛化之術直其餘事耳
脩然而來莫知其所始脩然而往莫知其所終尚何樂于茲丘
乎夫亦寓意于物與人為徒者也又豈世俗文筆可得而記乎
所可記者皆其名跡之粗而已唐宰相曰文璿侍郎諱運政和
中進士終于左通奉大夫敷文閣待制累贈少師開府儀同三
司隱君諱某元杰名德隆元杰者其字也自號環溪云

澄碧堂記

道士四明呂君所作大瀛海道院翰林學士臨川吳公實記之
頃予至四明數與君游君復求予記其所謂澄碧堂者予未及
為而去後三年來錢唐見君三茅菴求益力予不得辭也初司
馬鍊師居天台嘗自題其宴休之所曰澄碧而大瀛海者陶隱

居丹竈政處也君既得度于崇道觀而受上清法錄于華陽宗壇至是因取鍊師舊題以名其堂所以示後人使知承傳之自也按隱君始築室華陽尋變姓名至永嘉南溪青嶂山泛海詣霍山經年還木溜嶼受戒于鄞縣阿育王山今道院在象山縣爵溪之陽與阿育王山相望其為隱君遺跡無疑鍊師天台所居則今崇道觀是也蓋自楊君七傳至隱居隱居傳昇玄王君昇玄傳中歿潘尊師中歿傳鍊師由鍊師又三十三傳至今劉君號為宗師君所從受錄也昔劉歆叙七畧神仙數術與道家為三而其後一歸之老氏老氏之徒以經錄相授受者復分為三而其後一出于張氏張氏之傳子孫世守之而其術長于執不祥効鬼物人見其驅馳走霆變化翕忽無不敬異師尊焉而又有穹官峻爵為世所歆艷宜乎星冠羽服之士慕而趨之雖

華陽之弟子未有不為其學也君願能拔去流俗而淬其所承傳而表見之豈不猶行古之道哉嗟夫古之學者必有師自巫醫百工莫不啗然非獨儒者為然也若君之為可無作矣此予之所不得辭而為之記也其亦以厲吾徒也

茅齋記

玄覽真人王公治杭之開元而別業在德清之玉塵山曰開玄道院青原龍先生實為之記其燕息之所曰開玄堂則蜀郡虞公記之既又得大弟子張君來屬潛記其茅齋者按縣志百僚山一名東主山公始摘吳大宋師詩語易以今名蓋公嘗侍祠明庭竭款介丘退而休于故宇厥名城之紛華爰擇地茲山而特據其要負雲嵐揖衆瀨徘徊乎穹林絕壑之間以就閒曠而遺煩囂謂道院神明所舍不可蕤復為堂于山之左而居焉自

桃花洞蓮花池至于玄泉有亭看雲有樓介春有室堂之四旁
松石澗猶與房櫳相曲密而琴樽圖史奇珍祕玩環列其中四
方之賓客慕入境之俱勝而來從之游者或兼旬累月無不各
適其適而去公因喟然曰張樂設餌而過客以止老氏所薄盍
求于所謂澹乎無味者而與之相忘乎堂故西面乃即其前山
之麓結屋南向為楹間者三覆以白茅號曰茅齋制度樸古規
模簡畧屏几龕座以竹若蒲衾幃以楮盃器以陶藥爐茶竈待
用之物惟取粗具清風愛日環堵蕭然公居之既久世慮莫能
入年踰七袞身益輕強返聰還明而有得於內向之玄覽者亦
將滌除而無疵矣凡居處之道大率有二近乎高明則志廣而不
滯安乎澹泊則神全而不虧苟欲事於內外交相培養者未之
偏廢也公何獨去彼而取此歟德人天游不累於物太虛以為

家無何有以爲一席之虛直其迹之寫耳若夫彼此不形異
方同得固非拘儒曲士所得而窺也況以潛之鄙陋焉敢自附
于大君子之末而強贊一辭哉庸惡取張君之言而謹志之其
見于前刻者茲不書

雲巢記

羽士葉君學道龍虎山之上清宮而結廬於宮之東五里號演
洲其西偏爲屋以疑四方真游之侶名之曰雲巢清溪橫陳
俯見毫髮茂松密竹左右蔽虧塵湖聖井甃甃姑射象山諸
峰華潤峭拔若夸奇而競秀林霏輓靄隱見伏興于戶牖几席
間仙者金蓮頭多來游其處方外之交咸附集焉演洲有記虞
公伯生實爲之文所謂雲巢者則范公德機嘗大書其願而未
有爲之記者君來俾予記之古者生人之初未有家室畫拾橡

衆暮棲木上是為有巢氏之民向之櫓巢今既易以厚棟廣宇
矣矧茲名山與區仙聖所宅璿臺琳館挾日月而抗星辰不知
與人間隔幾風雨頓猶有薄遊策而羞崑崙者指天路以孤鶩
度重雲而一息託名于巢以喻其離世異俗之意此豈尋常懷
居之士所能窺其髣髴哉雖然是固有待以為依者也若夫無
所待而足無所依而安逍遙於萬物之表而以無何有為鄉太
虛為家則邈晚夫靈管之我我又在履駕之下矣然則君之所
以寓其迹者安得以予之寓言盡記之乎予聞虞君太樸時携
書就讀其中姑以予言與之商而刻焉可也君之名字與其師
弟子之源流見于菴記者茲不復云

仁壽菴記

仁壽菴者無錫張君退休之所也君少負志氣能自植立以文

學起家歷官五品用著令貤恩父母以及其妻因自念遭時承平天子方施錫類之仁以廣孝治榮光所被萃于一門歛然深以滿盈為懼年未及謝即上懸車之請朝廷欲寵嘉之以獎成廉退之俗遂如其請而官其子時君長子可仕從事紳間成資以持調于銓曹乃任其仲子可大俾尉一縣君既釋組綬而還丙子又皆有祿秩以為養始得肆情丘壑不復以世故自累爰相善地營樂丘于州西北五里梁山之陽而築菴其旁締構朽壤撲不近陋華不過侈有室可居有堂可以奉賓客有閣以登眺有亭以燕嬉曲徑方池尤花異卉可以近清涼而娛淡泊使來告曰菴以佚吾私丘以息吾歸也幸為我志之曩者君蓋以仁山扁所居之堂矣今名其菴曰仁壽者仁其體壽其效也君嘗建義塹梁溪上以淑其里之子弟設義塚茲山之下使

貧無葬地者咸笑焉此又其仁之見諸用者也為效豈旦夕之
哉近抑予聞是山以慧山為巨鎮靈秀所鍾蔚而不洩土厚石
堅草木蒼潤泉發其中雅于茶事為宜陸羽品之為天下第二
誠宇宙間名區奧壤也茲山岡連隴接而特據其勝處去入境
不遠而幽靚間美若與世隔非有隱德莫宜居之慧山有仙者
徐神翁之徒虛君遺跡安知其人不往來山中而與君遇乎君
倘得而友之則刀圭之益為壽有非數量之可計且將來靈氣
騎日月而逍遙乎六合之外尚焉因茲丘為惟仁者必之壽本
於吾聖人之言可徵不誣而今之名菴者克協其義是宜有述
然不敢勒取先儒之言而重陳之姑承君之命叙次其大畧如
此君名以惠字振之由湖廣儒學提舉以某官致其事春秋甫
踰六十云

裕菴記

金華程君與其妻童氏相繼卒其子友德友實葬之城北十五里峽石山既又取材於市即其旁大治冢舍屋之以間計者若干役工三閱月乃畢堂宇豐整室廬親幽歲時汛掃饋薦有禮仍買田若干畝用為經久之規會予以漫漶留芙蓉峯友德自硤石來請所以為扁名者予為名之曰裕菴蓋予與君居同郡間從先生長者聞君之為人素愿慤起家儉勤不喜飾邊幅恒以冒進為恥踰其涯分為權口不談當世之務足不踐權貴人之門從俗浮沉而優游以卒歲君之自處可謂綽有餘裕矣抑嘗見陰陽家言凡墓地雖以乘氣之淺深驗受蔭之薄厚然名山勝地非有積德者莫宜專之峽石在仙人赤松子鍊丹山西由山之麓緣脩蹊歷崇岡而上至其處乃更平衍佳木美箭茂

密而蒼潤穹巖巨阜形附勢趨或擁其後如貞或環拱其左右如伏如興兩水夾山下注山盡水亦止如返顧不亟去其前溪南諸峯竒獻秀可俯而與之揖山之西尤多靈蹤異跡環詭之觀其又西則道書所稱金華洞元之天也夫以宇宙間清淑所鍾贊為奧壤而君之體魄託焉以宣殆庶幾陰陽家所謂有積德者其垂裕乎後詎有既耶在謹其承而已友德再拜曰菴之得名則既聞命矣惟先人名不列于仕籍非有伐閱功勞可登載不敢輒求銘于立言之君子願記今名菴者歸刻于石或者先人尚賴以不朽也予竊嘉其言而矜其志乃弗辭而記焉君諱文字先達其卒以至順二年四月壬申壽六十有二童氏之卒以元統元年八月戊子壽六十其年十二月庚申朔葬之日也友德兄弟預上其所生母某氏之樂丘實同兆域云

永思菴記

永思菴者常熟趙氏之墓廬也趙氏家故汴人宋南渡時由汴入吳至常熟遂卜居而占籍焉有名至善字性存者篤厚君子也年八十有八性存生德字潤之樂善好施常儲粟俟凶年下其直而出之遇貧甚者取所入之錢密置粟中以資其薪爨凡推心類如此年七十有三潤之生愛字雲卿醇謹出于天性亦習於家庭者然也年七十有七雲卿生璧字君瑞謙恭雅飭厄匪圖史陳列左右日與親朋相娛樂自以為太平之逸民年六十有一蓋自汴入于金先隴隔絕已久四世皆葬于常熟西五里感化鄉之邵家灣其地前臨尚湖後負虞山曲磴縈迴於其太平岡偃伏於其右衆疏壤夷草木幽茂神靈所安鬱為佳城君瑞有子二人曰益曰晉相與謀闢地築菴於北城之東屋以

間計者若干中建祠室為歲時饋薦之所買田若干畝以供菜
羹俾浮屠氏主之仍用其法妥置像設崇勝因以資冥福又東
為兩軒以備游息摘太雅永言孝思之語名其菴曰永思欲使
後人久而勿忘也爰代石求予記之予聞古之思其親者齋之
日思其居處思笑語思其志意其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將祭
而齋當齋而思詩人所謂經我思或孔子所謂以時思之其思
有時也若夫知事君不忠之非孝則言必思忠知蒞官不敬之
非孝則事必思敬知居處不莊之非孝則色必思溫貌必思恭
記禮者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罔無時而弗思也豈必歲
時饋薦至于墟墓之間而後致其思乎趙氏自北而南一門四
世善不近名並以高壽考終于家視古人可無忝爾子爾孫能
無時弗思斯能久而弗忘其餘風餘澤雖百世不泯可也君瑞

不惟有子且有孫矣庸因記 而發其所以名之義而告焉

瑞芝記

客有為予言紫芝生海上郁君先隲者其莖四白芝生其旁奉祠之宇者其莖七異米同芳相望尋尺間不模而園不膏而澤蓋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也予聞而疑焉它日過郁君觀所謂芝者客語良信若復出其常所往還鴻生顧人之詩詩若干篇而求予文為之記夫芝希世之產也非希世之士不足語此而予安能言之願常獲陪羣英出瑞門謁冑監仰視殿楹有芝在焉連跼僂萐亭亭爾奕奕爾竊意文章之英氣渟涵勃發外發難遏而有託于草木之芳華也殊祥異瑞千載之一遇詎謂窮荒下土而復見之耶予方惜其眇茲海裔不得與昔所親者侔光齊榮而猶幸其不失於樵兒牧豎之手使吾儕得以觀其

華而播其實也。向今託板禁近，將見場史氏之才，雖詞臣之技，形容之不足而今也。以予之蕪陋，記之而有餘此，又芝之不幸，而作記者之幸也。予聞郝君父子世種德，稱孝士，而其諸孫，復好讀書，為文辭，安知異時不有挹膠庠之餘芬，以合符茲瑞者，而予陳人也。尚當吻渴，筆為君賦之。

遠懷亭記

東陽蔣君子晦，作亭名遠懷。京兆杜君伯原為之篆題，而未有發其所以名之義者。子晦既不可作，其子允同、允興、允亨、允昇，相與謀，而以記來。屬於予。蓋子晦之先家于東陽者十一世，乃定居縣南二十五里，是橫城曾大父迪功府君生于宋季，用入眾佐，邊補初品官，而不汲汲于以求進，平居澹然，無營，惟務擇師，勗其子弟于學，且將推以淑其一鄉，未及而有所為，而逝。大父

建昌府君有材幹而調僕尚義纂承先志以景定元年即所居之西建講堂寢室齋廬直舍及庖廩之屬為屋以間計者總若干割田租一萬以隸焉號橫城義塾迺致政禮部尚書方公為師之公時自著庭歸卧蛟峯下欣然為之出其立教先德行而後文藝凡所揭示一奉于先儒月書季考具有程式檐簷負笈者不遠數百里而來居無何聞廷議欲畀以娶之郡符東陽娶屬已也公遂撤輦比而去卿先達見山喬公霽月陳公存齋呂公繼之四明東洲吳公又繼之為教悉遵其舊法戶外之屨亦無減于昔名人魁士項背相望後生晚出頭角嶄然見于題名石刻者六百八十有五人建昌之諸父元善兩膺鄉薦從弟合猶子朋龜並登上庠領貢舉長子國光尋升學館仲子國賓從子國華國珍俱取漕薦咸淳六年建昌為仇家飛語所中不得

安其居而壅廢矣

天朝奄有南土至元十五年命左丞廉公行中書省於江右間其久在廬陵亟遣招之見其磊落不羈議論臺臺知為奇士力加甄拔授進義副尉南康路建昌縣主簿時已年踰耳順拜命之官不久辭歸距祖居三里所營別業于南溪上以處其季子即子晦之父穀城府君也既又遷義塾故宇之僅完者于溪東更號城南精舍謀復合子姪及里之俊秀羣居而肆習焉二十一年精舍甫就緒而建昌殲穀城逢時休明慨然以材自奮久留京師且有官簿于朝登出為穀城尉倦游而退休于家林遠以疾終精舍亦廢矣子晦自以生晚不及覩家塾之全盛而其美意不可不續圖起其廢而有不暇給爰卜地于精舍故址之南百步曰黃金塢雙峴擁其後鄰邑之桃巖龍門諸山拱揖其

前而東岡獨據其勝處以正至元年六月構屋其上為極間者
三畀石刻冥中其外為小軒以憩來客而便觀眺日遠懷亭者
示子孫使勿忘也故翰林學士侍讀尤公序東陽縣志稱其大
家多創書院作好飯拈延名師以教鄉黨子弟詩書講讀相聞
旁郡它邑所不及指石洞西園南湖安田先賢過化之地及金
龍四塾而言也山空歲晏遺響寂寥而蔣氏一門百年五世君
子之澤猶有餘潤發明有懷前人未逮如將見之而親聽命焉
攷其成規舉其墜典使賢材興于昭代義聲動于遐方豈非子
晦之初意乎此予所厚望于其嗣人也其可大書特書屢書不
一書者莫止若今所記而已穀城之墓予竇銘之得以互見者
不贅述焉

自怡齋記

山林肥遯之士遺世而絕俗聲色狗馬金珠服玩之美舉無足
動其意而其意之所樂猶有寓乎草木禽魚煙雲荒忽風月寂
寥之間是雖若與世俗異嗜而不相入其不能無待于外則一
而已自夫外物者言之金珠草木均之無知也狗馬禽魚均之
無識也果莫取其舍焉苟無累于取舍則稊稗也螻蟻也瓦甕
也萬物之職職未有不可寓其樂也獨煙雲風月乎哉仁者樂
山而未始資夫山以為仁知者樂水而未始資乎水以為知君
子之樂固無待于外也予嘗與客造乎自怡之齋而叩其主人
之名齋者則華陽陶隱居詩語也噫謂白雲不堪持寄而可自
怡悅者華陽之戲論爾夫既已游乎方之外矣白雲何物能為
之累耶賢主人不受其重珪疊組一旦蟬蛻而去由由然立乎
萬物之表蓋有不屑為山中宰相者聲色狗馬金珠服玩安足

多道華陽之白雲園不能為之累也今之名齋願有取乎其自
怡之云若是其中必有真樂者存而外物不與焉昔者孔子之
門有以浴乎沂風乎舞雩言其志者矣非有自得乎其中則夫
所待以寓其樂者曾何異于山中之白雲乎雖然濠上之遊魚
之樂莊子不必知也莊子之不知魚之樂惠子不必知也白雲
之可怡悅與否賢主人固無庸知之而賢主人之自樂者予亦
不得而知也而安能言之姑識其與客語者如此主人合魯其
氏泰不華其名嘗以嗣襲長萬夫云

美菴記

餘姚楊君名其宴休之室曰美菴而徵予言所以名之義夫異
之義聖人之作易既言之矣其又奚言願君之名其菴者不可
無辨焉耳蓋菴也者山林枯槁之士木茹澗飲而託焉以休其

身者也。巽之為卦，其彖辭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其象傳曰：君子以申命行事。由是言之，則離世異俗者固無用乎巽矣。而況君遭時承平方以材見，推擇且復有顯職，宜其席不暇暖，室能久居此耶？雖然，觀象玩辭，居者之事也。君退而家，食藏修游息于斯，其于有攸往見大人者，揆之必至，審而于申命行事者，究之必至。急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以言乎變，則巽自遯來遯而為巽，四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占所以悔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上順于五，皆以正而相得，巽之善者也。君果遯而不變者乎？誠使之進，居近列必有以處此矣。豈若山林之士，離世異俗，木茹澗飲，嗒然休其身而無所用心也哉？抑予聞聖人之言，易取義非一端，是故巽為有攸往見大人，申命行事，而或為隱，或為伏，竊懼昧者疑君之寓迹乎茲菴有類。

夫以潛隱屈伏為異者于是乎言

古齋記

古齋者雲間曹君之所游息也曹君之先嘉禾大族其別于雲間有為宋季名進士者君之所祖也家既並允所居亦孟以侈大尺椽寸瓦皆非先虛之舊獨此齋之屋猶為六世故物自君之曾大父徙置今所號為西齋於是又八十有六年矣至君復加繕治藻飾環以佳花美水池臺水月之勝蕭然如在穹林蓬壑間其堂之顯敞可以燕朋友其室之靚深可以休四方之賓客琴樽書冊左右森列而朝昏燠寒所須之物無不畢具乃更號之曰古齋而以書徵來文為記蓋將示後之人使無忘也夫所貴乎古者豈不以先世氣澤之所存乎彼沾沾然慕為榮古而陋今者不以為意方且巧取豪奪乎人之跡壺破釜枯竹敗

敗素遺棄無所可用之物摩挲把玩而以博古自命至于其先人之廬一椽之折一瓦之墜易而去之惟恐不亟視君之為亦可以少愧矣商人之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夫謂之先民而又謂之昔謂之古其辭之繁而不殺者非以致意于居處物器之細而已引而勿替必有事焉庸書而歸之俾刻石臨諸壁間庶幾後之人復以今為古而彌謹其存也

止齋記

四明周君名所居之室曰止齋而徵予記其所以名者予復之曰昔者孔子之在魯或仕或止當其可而已不必于止也君盛年厚自振飭知君者又一時聞人願獨事夫一室而曰將以為吾止也可不可乎君曰否古之士有弗仕無弗學焉孔子之事則我不敢知幸嘗於其遺書有聞乎所謂止于至善者庶幾曰

有睹以自省也願卒為我記之予竊嘉君辭之卑志之勤也則為之言曰大學之教在止善而書稱善無常主豈非求所止者必以善為的務盡善者不可膠一定之止哉今君之歲于斯息于斯也泊焉其居冥焉其與造物者游善之名且不立非止非不止也事機無窮時之運璽璽而不息君方以眈然之軀周旋其間唯所處之安而已止固止也仕亦止也孰為所止孰為非所止乎由是言之全吾止于一室也若甚易與事物遇而不失吾止也或難矣雖然五寸之槃可盡天下之方所以閉戶造車而出門合轍也酬酢萬變有不自夫一室者始耶蓋聖人之言止莫備于易之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其為止一也君既有志乎此矣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其為止不一也君其尚審所擇哉君曰敢不諾則書以

卑之是為記

樊川記

樊川長安勝境也並僊護都殿中君別業在焉間嘗謂予曰吾先世家隰州之永和五世祖雍郡公薄游關中愛其風土完厚遂徙居鄠雍郡之仲子是為吾高祖雍國貞獻公被遇

世祖于畧畔山之陽養遇甚至而恬于進取足跡不至京師以京兆與魯總管終于家吾曾祖太師奉元忠貞王吾祖太師涇陽忠宣王再世掌上京留鑰前後四十餘年忠貞既歸老關中而忠宣亦返塋于鄠蓋視鄠為鄉土久矣吾父佐

今天子位為丞相匪朝伊夕陟降左右而吾又以大臣子以叨被上恩入則侍閑燕于內廷出則奉溫清于私室去鄉土日以遠郭杜異縣而壤地相接樊川在杜之對內即吾土也頃嘗買田

系室將以佚吾私而不可得蓋無一夕夢寐不在其間幸為之
記庶幾時展玩以自慰焉按圖誌漢京兆杜縣之樊鄉有樊川
以樊噲所食邑得名一名後寬川以其水出秦嶺又名秦川有
佛廬號華嚴寺俗但稱之曰華嚴川京兆今為奉元路杜廢入
萬年而萬年今為咸寧縣其南三十五里是為樊川西為韋曲
東為杜曲則唐人所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者也夫氣運之消
長往來無窮人事之盛衰每與之相為終始秦樹隴雲斜陽衰
草城是而人非無復向來冠蓋追遊之盛而原隰之平泉流之
清陸海之富饒民物之蕃阜不減于異時雨露所濡桂花美木
生意充周未嘗少息也唐宰相杜岐公甲第在長安而樊川有
別墅中有桂林亭卉木最為幽邃日與公卿燕集焉後以太保
致仕遂居于此家廟石室遺跡故存岐公孫牧之尤愛樊川傾

俸貲以治其墅其知中書制也詰也每退直亟召密友往遊其地自謂我老為樊川翁要有文章數百首號為樊川集殿中君與牧之生宰相家則同執法殿中又同所不得與牧之同者昔之城南去天尺五今則去天半萬里矣欲朝而往暮而歸于竹洲藤岸苔徑花齋不可得也能勿緬然而長望渺然而遐思乎予聞古之達人以太虛為家無何有為鄉視半萬里皆我室我聞也而况鈞天清都之樂又安可與下土同日語殿中曰君是有以慰吾平生之懷矣遂次弟其語書而歸之是為記

志學齋記

於潛謝珪家于天目山之陽而讀書于所居北十里之谷口扁其室曰志學齋屬予以記予復之曰在心之志為己之學非它他人所能預也子傾欲以文字相求于外乎珪曰不然吾所患

者主帥友可以知其心而救其失懼夫志之不立學之不進也
故願聞一言刻真座右庶幾朝夕有以自儆云爾幸卒為我記
之子既不得辭則告之曰子竊聞先儒有言志伊尹之志學顏
子之學遇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于令名釋之者謂以發
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志則其志非伊尹之志也以廣
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學則其學非顏子之學也子之
志果伊尹之志乎子之學果顏子之學乎子皆不得而知也處
畎畝之中樂仁義之道與夫簞瓢陋巷之不改其樂此伊尹顏
子之所同子方窮深極密惟恐夫人之不遠于其所同者既有
志于慕效之矣至于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
則伊尹之所獨也子誠欲學為有用之學于其所獨者亦思所
以自任乎學之成與否在我君子所不敢不勉志之行與否在

天聖賢所不能必也。古人不可作矣。其僅存者遺書而已。子母徒玩其華而必踐其實上不至凌高厲空而遺世絕俗下不至計功求獲而資身譁衆。修其在我而聽其在天。則志之與學斯兩得之。雖聖賢之域未易遽入。今名固我隨矣。請以是為記。可乎。珪曰謹受教。則次第其語書而歸之。

敏學齋記

吳郡施允文好修之士也。築室于城東為齋居之所。扁曰敏學。四方士大夫來吳允文必踵門請見。來者亦莫不樂與之遊。會予將北上。贈舟姑蘇。驛允文來求予記。其所謂敏學齋者。予告之曰。六經之言學。肇見于武丁之說。命而論為學之道曰。遜曰敏而已。遜者欲其謙退而如有所不能。敏者欲其進修而如有所不及。退則虛而受人。進則勤以勵已。二者固不容偏也。廢孔

子大聖人而不自聖故曰我非生而生之者可謂遜矣然而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則其求之也曷嘗不貴于敏乎它日與顏曾二子言仁與孝而二子皆自謂不敏其遜抑可見矣回之仁參之孝三千之徒未能或之先焉豈真不敏者乎苟徒為自卑而不思所以自強是謂知退而不知進蓋遜雖美德然必敏則有功由是言之則為學之道所重尤在于敏也允文取以名其齋誠知所務矣而允文不自以為足汲汲欲求予言以申其義以記之于聞孔子教人以拙于言而敏于行又以敏于事慎于言為好學允文平居奉親孝交朋友有信敏于行與事者也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進進不已必有深造自得者焉奚以予多言為哉姑以此復于允文云爾是為記

潛窩記

劉源先生嘗題其居曰縮軒從之遊者陳君養直亦以潛窩扁其宴休之室君之云云則有所受之矣蓋縮之為言退也潛之為言藏也是固以世為莫足用吾聰明而務為退藏者也古之善為退藏者豈墮然伏其身窅然閉其言而已哉昔者先生方盛壯時高視濶步英雋之林舍者必避席煬者必避竈席人小子却立而睨之如萬斛之舟順流而東騏驎裏翬浮雲而上也可謂進耶退耶一旦倦游而歸逡巡乎山硯海涯而時出以浮沉俗間所居而屢滿于戶外矣鴻聲駿望茲起水涌庸詎知夫退之進非耶惟夫不為物首而墨以為守是以恒瞠若乎人之後不知孰吾進孰吾退而吾未始與之俱進退也君之于先生則幾矣然而未嘗進也惡乎退未嘗行也惡乎藏傾獨樊樊焉于其名迹之間是將有關其藏者矣夫湛虛豪曹固不靳一

割之用其光氣燁然星辰之上者雖千仞之土有未易以掩過也善刀而藏亦有其道乎誠有莫吾用而未始不行莫吾舍而未始不藏者則其退藏也斯密矣而予安能知之安能言之

慥慥齋記

天台項君可立甫周君彥德甫俱以慥慥名其齋今國子祭酒集賢鄧公各為之大書其顏蓋以旌其志之同也二人者復俾予合為之記以輝其義焉夫慥慥者所以美中庸之君子言與行相應者也而齋也者謂夫閒居以養其心若于此而齋戒也方二人者各適其安而喏焉以休言不與物交也行不與事接也惡嗜所謂慥慥者哉蓋人之感焉而易動者物也其來無時而而常使人善感者事也於事物之理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者人之心也平居養之無其素一旦出而卒然與夫事物遇易動者

或休之善惑者或眩之口之于言身之于行有不暇擇也其無
膠運而顛錯者幾希二人者誠深知乎此故其晝談夕講之陳
退而即于私室各著其志以自微焉此中庸屋漏潛伏之功古
之君子所以成其慥慥之美者未始不出乎此也在易風自火
出其卦為家人其象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釋之者蓋曰
火內也風外也由內以及外是以能有物而有恒也夫二人者
求美其言行而圖之于養其心之所內外賓主之辨其審如此
豈不可謂知所務矣哉是道也苟知擇乎中庸者宜無不然而
非二人者為獨然也彼慥慥之名又豈二人者所得專而有哉
書而歸之所以記也亦以屬同志也

聞止齋記

錢唐張子英生宦家且居今盛時而雅不樂仕進日以篇翰自

嵇尤嗜淵明詩摘其語扁所居室曰閒止齋而扁手記其所以
名之義予觀淵明止酒詩章首即以居止城邑道遙閒止為言
則其所謂止者不止于止酒而已夫天壤間事物有萬不齊是
非之相傾利害之相乘妍媸之相形強之相陵莫知其所終極
而人以眇然之一身與之周旋而左右酬酢乎無窮之變孰能
于膠膠擾擾中求其止乎山林枯槁之士棄事絕物而寓情于
風月寂寥之鄉仰雲嵐而俯泉瀨若可以止矣是猶為有所待
而未能無累于外也惟放于自得之場物任其性事稱其能而
吾方且遺其所寄不知城邑之山林山林之為城邑者斯可以
無往而不得其所止此非莊生之所謂逍遙而淵明取以為言
者予抑其言不止于止酒亦不止于及其居止也坐止于閒蔭
而不知孰為輪奐之美步止于草門而不知孰為康莊之美味

止于園葵而不知孰為食前之方文獻止于稚子而不知孰為
侍妾之數百非去彼而取此也間放不拘逍遙自適耳又安知
孰為莊生之遊孰為淵明之止乎子英清修好古處城邑如在
山林未嘗樊樊焉牽于名迹宜其聞淵明之言而有契于心也
然予聞孔子可以止則止苟未可以止而止與可以止而不止
蓋胥失之當其可仕則如淵明以弦歌為三徑之資當其可止
則如淵明之不為五斗米折腰解綬而去無累于物而異方同
得何適而非逍遙是乃善學淵明而得其真止者也子英屬予
記其為止之義予之所知若是而止耳昔者曾子以緝熙敬止
釋止善與淵明以逍遙閒止詠止酒其取義皆非尋常格于章
句訓詁者所能通予方欲見好讀書而不求甚解如淵明者共
論斯事子英可謂淵明之流非歟倘能為予言之請留更僕而

筆受之以為後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五